

戏曲剧目选

紅 松 店

(豫 剧)

歌剧原作 张永枚

豫剧移植 王景中

11
1965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5年10月

紅 松 店

(豫 剧)

时 間：现在。

地 点：湘贛边通往井冈山的路上。

人 物：春 妮——少先队员。

红娃子——少先队员。

冯 松——68岁。退休的红军宣传员。

韩 梅——48岁。女红军，转业军人。

何春源——17岁。中学生，韩梅之女。

李 辉——27岁。采购员。

〔幕启：春妮和红娃子放学归来。〕

春 妮：
红娃子：（唱）红松店前落叶红，
好象彩蝶飘在空。

春 妮：红弟弟。

红娃子：春姐姐。

红 妮：
春娃子：（唱）放学不住家里走，
先帮爷爷作作工。
咱给爷爷把酒送，
祝爷爷人老心红松柏长青。

春 妮：
红娃子：松爷爷，小王叔叔！……不在家？

春 妮：咱们先干活吧？

红娃子：好！（打扫卫生介）

伴 唱： 武功山上一棵松，

不怕血雨和腥风。

眼望青松豪情生，

山上背炭回家中。

〔冯松在歌声中背炭归来。他，双眼半盲，一身铁骨，步履生风。〕

春 妮：松爷爷！

冯 松：听声音是春妮！

春 妮：您看。

冯 松：红梅花！

红娃子：报告！

冯 松：嗨，还有红娃子！

红娃子：爷爷！（献酒）

冯 松：青梅酒！

红娃子：是书记叫我们送来的，给爷爷去寒！

冯 松：又送酒来了！

春 妮：咦！爷爷，谁叫您上山背炭哩呀？

冯 松：背点炭，还得找个人批准哪？

红娃子：咋不叫服务员小王叔叔去呀？

冯 松：服务员？我叫他帮公社积肥去了。谁背不是一样？

红娃子：爷爷总是这样说，这么大的风，也不戴上帽子出去！

春 妮：爷爷，您的帽子呢？

冯 松：（指怀中）在这。那窝里黑不溜秋地，弄脏了爷爷心疼。

红娃子：您冻病了，我们还心疼哩！

冯 松：好孩子，你们放了学，还没回家就来看爷爷的吧？该回去了。

红娃子：不！您今天还没有给我们唱歌讲故事哪！

春 妮：爷爷，给我们唱个歌吧？

红娃子：哎！唱《一支长枪一张琴》。

冯 松：爷爷不喜欢唱这首歌。

春 妮：那就唱《井岗山上红梅开》

冯 松：好，《井岗山上红梅开》！〈抚琴〉

（唱）井岗山上红梅开，
韩姑娘踏雪下山来。
一条军毡肩上背，
一顶斗笠头上戴。

春 妮：还有一根扁担！

冯 松：对，话说这……

红娃子：话说这韩姑娘本是烧火丫头出身，后来参加红军，当
上一名女伙夫

冯 松：嗨！都会背啦！

春 妮：爷爷，韩姑娘长的什么样儿呀？

冯 松：可惜呀，我唱过她的歌，却没见过她的面！

春 妮：要能见到她就好了。……松爷爷，再唱一个！

红娃子：不唱了，看外面下雪了，今天不会来客，你们回去吧！

冯 松：松爷爷，再见！（下）

红娃子：路上好好走！（自语）又给我送酒又给我派服务员，
冯 松：又不让我干活……这怎么行啊！哈哈。（提壶进内室）
〔何春源背背包上。〕

春 源：（唱）千条水，万座岭，
离别了亲爱的北京城。
转眼走进湖赣边
苍松翠竹遍地生。

红色故乡风光好，
红军开路后人行。（风声）
一霎时朔风阵阵寒意重，
雪花纷飞漫天空。
恰有个红松店叫人高兴，
让妈妈避风雪再赶路程。

同志……

〔冯松应声，提壶上。〕

冯松：（唱）旅客叫一声，
心中热腾腾。
红松店中来亲人，
手捧山茶去欢迎。

春源：这儿有多好哇！苍松、翠竹、纯洁的白雪，火红的梅花，围着这间向阳的小木房……

冯松：这都是党的照顾哇！

春源：啊！老爷爷！

冯松：小姑娘，是住店的吧？我这有一个单间、一排通铺，你是住……？

春源：多少钱一天？

冯松：不收费。这房子本是政府给我养老的，后来为了方便山中过路人，我才挂上这块牌子。

春源：啊，是这样！

冯松：姑娘，你……

春源：给个单间吧，我有个老妈妈，走了半天的山路，让她好好歇歇。（忽然想起）哎，还有半路遇上的那位同志呢！再要个通铺吧。

冯松：你自己登记吧，我这眼睛不大济事。

春源：哎。（登记）

冯松：小姑娘，贵姓呀？

春源：（唱）我叫何春源，
中学刚念完，
来自北京城，
要去井冈山。
同行共两人，
妈妈在后边，
老少两辈一条心，
建设天下第一山。

冯松：哎呀！太好了。来自北京城，要去井冈山。小小红松店，今天迎贵客。走，看房子去！（领何春源下，风声，大雪纷飞）

伴唱：崎岖山路大雪飞，
穿山过岭战士回。

〔韩梅挑担上。〕

韩梅：（唱）湘赣路，情意深，
山也亲来水也亲，
抬头见岭上梅花岩畔松，
红妆素裹迎归人。
三十年老路从头走，
笑在脸上喜在心。

（向后招手）小伙子，快走啊！

〔李辉柱着棍子上。〕

李辉：（唱）这山路，真捣鬼，

歪的脚痛入骨髓，
把我变成三条腿，
风雪又来把人催。

韩梅：看到了。

李辉：咦！红松店，（见韩梅挑担）老同志，我来，让我自己挑。

韩梅：不要紧！

春源：（上）妈妈！（接担）

李辉：这，这太过意不去了。老同志，你抽烟！

韩梅：不会。春源，有地方住吗？

春源：有。

韩梅：这位同志呐？

春源：也安排好了。

李辉：服务员！服务员！

冯松：（提壶上）嗨！大家都到了。快喝点山茶暖一暖。

韩梅：老人家，自己来。

春源：这是我妈妈，姓韩。

冯松：韩同志。是您去井冈山，大欢迎啦！这位是？

李辉：咦，你不认识我啦？……（学冯松）“小伙子，看你撒了这么多饭粒，这可不是好作风呀”……

冯松：啊，李辉同志，采购员。二十七岁。去莲花一带采购山货……

李辉：对！对。（二人笑）

韩梅：你们早认识？

李辉：我在这儿打过尖，歇过脚。哎，别看他是个服务员，还真有点水平呢！

冯 松：嘿嘿。韩同志，你的房间在里边。

〔何春源拿行李下。〕

李 辉：我呢？

冯 松：你就住在这。虽说是个通铺，倒也遮风挡雪，保你一觉到天明，干劲添几分。（引韩梅下）

李 辉：就住在这？

（唱）这一间，小店房，
一排通铺临后墙。
说它脏来又干净，
说它暖来又有点凉。
采购员山南海北到处走，
保证健康是头一桩，
今天睡在通铺上，
实在有点不相当。

冯 松：（上）李同志，还行吧？

李 辉：服务员同志，要在平时嘛，哪都能凑合，可今天——三条腿！上级对我们很照顾，按规定，一块两块一天的，我都可以报销。你看……

冯 松：同志，我这儿就一个单间，她们已经住下了。你看……

〔韩梅上。〕

李 辉：那好吧！（脚疼）哎哟！今晚上，十有八九又要失眠哪。（倒床上）

韩 梅：李辉同志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们换一换地方。

李 辉：换？这怎么行呢？不……

韩 梅：春源，把东西搬过来！

李 辉：老同志，我在这很好，不用换了。
韩 梅：别不好意思。你的脚歪了，明天的路又比我们长，要是垮在半路上，你可就完不成任务啦！快进去吧！

〔搬李辉行李下。〕

李 辉：老同志，您别……

冯 松：换换吧，照队伍上的话说，这叫：照顾病号。

〔春源搬行李上。〕

李 辉：这，这多麻烦哪！

〔冯松引李辉下。〕

韩 梅：（上）春源，你怎么了？

春 源：妈！

（唱）睡通铺、住厅房，
一条意见提给娘：
有车你不坐，
雪天翻山岗，
妈的背包儿背上，
您又替别人担行囊。
顶风冒雪多辛苦，
为什么还要让房又让床？！

韩 梅：有意见啦！

春 源：妈！

（唱）您到井岗办农场，
任务大来工作忙，
倘若是疲劳过度生了病，
这个责任儿难当。

韩 梅：嗨！那么严重啊？

(唱)人越是吃苦耐劳越强壮，
刀枪越磨越放光，
妈一生风里走来雨里闯，
受点辛苦有何妨？

春源：(唱)这话常听妈妈讲，
可就是您的两鬓已成霜，
如今虽然还强壮，
总难比当年在井冈！

韩梅：春源、你提起了当年？

春源：爸爸讲的。

韩梅：不要光从年龄上比，也要从生活条件上比一比嘛！

(唱)三十年前上井冈，
妈妈是军中一姑娘，
军衣褴褛竹笠破，
一根扁担挑肩上，
左臂挂花如刀绞，
抓把香灰来敷伤；
一间茅屋求不得，
夜夜露宿在山岗。
军毡遮风寒，
草根当军粮，
耳边虎狼吼，
四处是白党！
今日重走这山中路，
红松店里暖洋洋，
又是房又是床，

又是山茶满口香。

春源哪！

你也想一想、量一量，

这哪一件，这哪一桩，

不比当年的条件强？

春源：那时您是个炊事员，现在是……

韩梅：那时是干革命，现在还是干革命！

春源：可您的年纪！

韩梅：放心！你妈这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硬骨头，是不会倒下的。孩子，在这衣食住行方面，可不能没个节制；在生活上，我们应当比低不比高哇！

春源：在生活上，应当比低不比高……

〔风雪声。冯松端火炉上。〕

冯松：同志，来烤烤火。

春源：（接炉）老爷爷，谢谢您啦！

冯松：这雪又大啦，瑞雪兆丰年哪！

韩梅：您请坐！老人家，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老苏区的情况？

冯松：好哇！我正想找您打听北京城的好消息哪！

〔三人围炉而坐。〕

冯松：（唱）您俩来自北京城？

母女：（唱）北京住了整三冬。

冯松：（唱）可曾见过毛主席？

母女：（唱）天安门上太阳红。

冯松：（唱）他老人家可安宁？

母女：（唱）万寿无疆毛泽东。

冯 松：（唱）毛主席走过这山中路；
布衣草鞋夜宿茶亭。
三餐吃的红薯饭，
领导革命艰苦斗争。
湘赣边留下了领袖足印，
老汉我终生念救星。
半夜起身朝北望，
移山填海力无穷。

韩 梅：（唱）毛主席，担重任；
胸怀天下劳苦人民；
两眼常望湘赣边，
他和这红色故乡情意深。

冯 松：是呀。你们能从北京前去井冈，这也就是他老人家对红色故乡的一片深情厚谊呀！好，他老人家安宁，我，我就放心啦！

〔风雪声，门被吹开，春源关门。〕

冯 松：看又起风了。（向内）同志，快关上窗户，山里冷，当心冻着！（从怀中取出红军帽戴上）

春 源：妈，您看！（对冯松）
（唱）您这帽子真威风！

韩 梅：（唱）上面缀着五角星。

冯 松：（唱）这顶帽子怎么样？

母 女：（唱）红星军帽人人敬。

冯 松：（唱）莫说军帽人人敬，

春 源：（唱）难道谁说不上光荣？

冯 松：那倒没有。只是我那个在城里工作的老三孩子，总说

这帽子太破了，太旧了。还给我买来一顶叫什么——博士帽，我可没给他唱好调，往旁边一扔，还是戴我的红军帽！

春 源：老人家，您是老红军？

冯 松：谈不上。同志们前拉后推的走过那么一段路。

春 源：老爷爷！

韩 梅：老同志，您是什么时候转到地方的？

冯 松：同志们长征的时候。

韩 梅：您在红军里作什么工作？

冯 松：宣传员！

母 女：宣传员？

春 源：老爷爷，有一首歌唱红军宣传员的歌，您知道吗？

冯 松：哪一首？

春 源：《一支长枪一张琴！》

冯 松：这歌，我不大明白呀……

〔李辉由里间上。〕

李 辉：什么歌？你会唱？

春 源：是妈妈教我的，一首英雄的赞歌。在学校里，有时候碰上困难，一唱起它，我就有了力量。

李 辉：太好了，你能不能唱一唱呀？

韩 梅：就给老爷爷和李同志唱一唱！

春 源：好！（唱）一支长枪一张琴，

唱个红色宣传兵：

扛起长枪杀白匪，

弹琴唱歌为革命。

韩 梅：（唱）红军听了他的歌，

冲锋陷阵勇气生；
群众听了他的歌，
女子支前男儿当兵。

春 源：（唱）武功山上三尺冰，
唱歌人身陷匪巢中，
两把大刀架脖颈，
立逼他出卖革命才得生！

李 辉：要他出卖革命？

韩 梅：（唱）刑坊上面乌云滚，
英雄抬头起歌声，
好比晴天打霹雳，
骂得白匪脸铁青。

李 辉：刑坊上大骂白匪！后来呢？

韩 梅：那狗白匪恶豺狼，把他的一双眼睛给……给刺伤了。

李 辉：啊？

母 女：（唱）一颗红心得保全，
一双明目献革命，
愿舍双目不变节，
他是高山不老松……

李 辉：真了不起！献出了一双眼睛！他叫什么名字？

韩 梅：无名英雄。

春 源：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？……

冯 松：后来，红军赶到救了他！

韩 梅：老人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
冯 松：这……我们同行的故事，怎么能不知道呐？

韩 梅：那……

冯 松：在那个年月里，象这样的故事太多了。

春 源：老爷爷……

〔春妮和红娃子唱着歌跑上。〕

二 人：松爷爷！

春 妮：听说客人到——

红娃子：来当服务员。

〔二少先队员斟茶、添炭。〕

冯 松：孩子们，刚才这两位客人唱了一首歌，给了我万斤重的力量。你们听我这琴，它自己就响起来了……

红娃子：我们也唱一首歌给客人听！

众：欢迎！

冯 松：好！

春 妮：唱什么？

冯 松：就唱那首鼓舞过爷爷我，也鼓舞过你们的……

春 妮：《井冈山上红梅开！》

红娃子：

〔冯松抚琴。〕

春 妮：（唱）井冈山上红梅开，

红娃子：

韩姑娘踏雪下山来；

一条军毡身上背，

一顶竹笠头上戴。

冯 松：（唱）一根扁担肩上挑，

挑起红米回山崖，

红米南瓜做成饭，

一送送到黄洋界。

火线送饭又打仗，

高举扁担守山崖，
白匪脑袋开了花，
新机关枪缴过来。

李 辉：嘿！能缴获敌人的机关枪……这位韩姑娘也一样了不起呀！我想这两位英雄，如今一定都是相当一级的干部，高级首长啦！

冯 松：也许那韩姑娘，为了我们今天的好日月，已经流尽了鲜血！

韩 梅：也许那位宣传员，还在为党做着平凡而伟大的工作！

春 源：我还想：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风雪湘赣边，劳动！战斗！

李 辉：这么大的风雪，这么难走的山路，在这劳动？战斗？

春 源：你不相信？

李 辉：有根据吗？

春 源：当然有。我亲眼看见象他们一样的老干部，来自工农当中，又回到工农中去。在风雪路上走！走！……

李 辉：哈，小同志又在做诗了！

冯 松：这是真情实话。为了天下劳苦人民的革命大业，别说象韩姑娘他们这样的人，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，也在走遍全国呀！

众：毛主席……

李 辉：对，对呀！（感动）同志们，我还想，这韩姑娘她们哪个时代，的确是个风云四起，惊天动地的黄金时代呀！哪是一个——

（唱）轰轰烈烈的大时代，
斗争激烈出人材。

走刀山、过火海，
一场战斗威名传开。
可惜我晚生十几年，
错过了伟大的时代难再来。

韩梅：（笑）小伙子，今天的时代更伟大嘛！社会主义革命改天换地；世界革命，风起云涌。你都能赶上真算是有福气呀！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把肩上的重担只当做一根灯草啊！

李辉：我，我有特殊情况……

（唱）采购员，当采买，
东奔西走跑烂鞋。
湖南进货广东卖，
成天是起货付款，
付款起货把岁月捱。
好象鼓儿破了皮，
使劲也打不出声音来。

春源：（唱）我听你一番议论好奇怪，
人儿未老志先衰。
把革命工作分高矮，
这样说话太不该。

春妮：
红娃子：（唱）想想红军老前辈，
在哪里都能放出光辉来，

春源：（唱）你若是生在那个时代，
万苦千辛怎对待？
别光看雪里梅花红似火，
也有那黄叶随风落下来。